

科學主義必須謙卑執政¹

之瑜兄將出版其近作「社會科學知識新論—文化研究立場十評」，囑我為序。這個要求來的蹊蹺；我本身毫無政治學訓練，所從事的研究又與文化研究完全搭不上邊，這樣的書怎麼可能由我作序？我認識之瑜兄是在任教於台大經濟系時期；當時他幾篇議論時政與兩岸關係的文章，論點別樹一幟，而且言人所未敢言，我因此主動請教，遂相結識。我既知之瑜兄一向特立獨行，故認為此書必有不同於流俗之處，序言未必可以增色，但我個人肯定可以沾光。因此我雖然對寫序之請感到迷惑，卻一口應允。

如同前言所說，全書重心在於提出「對科學主義的主要挑戰」，以期讀者能夠跳脫「無所不在的科學主義霸權」，重新思考社會科學的性質與意義。書中不僅不承認科學主義知識論所強調的外在客觀結構，也認為社會科學主義學者追求對於人類行為的普遍性解釋，反而會造成封閉的理論系統。由這些基本論點出發，書中對現存的全球化研究、少數民族研究、以及中國研究中追求或套用普遍論述的批判就顯得順理成章了。如果這些理解是對的，我似乎已經猜出之瑜兄找我寫序的原因了。

經濟學一向是社會科學中自詡為最接近科學的一個領域。經濟學家（尤其是經濟計量方法與實證的研究者）特別注重資料數據，強調量化分析，以求發現經濟活動中客觀的普遍性規則。作為一名以經濟計量為專長的學者，我顯然會被歸類於「科學主義霸權」的一方，甚至是「霸中之尤」。那麼之瑜兄的用心於此昭然若揭：由受批判的一方寫序，一方面正符合全書「強迫對話」的設計，另一方面也可由序中可能出現的「霸權」說法來反證書中論點。但是即使強調客觀性與

¹ 本文為石之瑜教授所著「社會科學知識新論—文化研究立場十評」一書的序。

普遍性，我們許多基本想法其實未必與書中論點互為柄鑿。

經濟（計量）學者習於採用模型來描述經濟行爲，藉由資料驗證模型的適用性，然後根據這些「客觀規律」對過去的現象提出解釋，甚至預測未來的變動。但是我們從不認爲這些透過模型所發現的「規律」即是經濟現象的全部。相反的，我們一直承認自己的侷限性，認爲這些模型只能捕捉經濟現象的一部份；經濟個體的許多殊異性則未必可由一普遍規律（或模型）加以刻劃。因爲承認模型不是全部，透過模型所描述的經濟現象就只具有「代表性」，而不會是無所不包的普遍因果關係。也因爲承認模型與實際之間存在誤差，一方面使得模型化的解釋仍有繼續發展的空間，另一方面則使歷史、文化、甚至心理等非模型的解釋成爲可能。

即使我們將自己限制於模型所能分析的範圍內，這些依據模型所建構的「客觀規律」（如假說與定理）也不會只是封閉的理論體系。對於經濟現象，我們常常看到本質相異的兩種（或更多）的模型彼此競逐，互相質疑，乃至出現執兩用中，嘗試包容各方的綜合理論。競爭促使各方推陳出新，而無封閉的可能；商品市場如此，經濟學（或其他社會科學）的理論市場亦復如此。經濟學家常宣稱發現了某些 *stylized fact*。正因爲只是 *a stylized fact*，而不是 *the fact*，所以它是可以被挑戰，也應該會被修正的。換言之，經濟學家所認定的客觀規律性既非絕對，也不是唯一；理論市場的開放保證了經濟學界的源頭活水，也使得這些客觀規律得以與時俱進。

然而在發現社會的「客觀規律」上，經濟學家的努力也非無往不利的；資產市場的研究就是一個例子。經濟學家早就能將個體投資行爲分析的頭頭是道，投資者的理性行爲是在追求獲利與規避風險中求取平衡。然而個別投資者的行爲集中到公開市場之後，經濟學家卻赫然發現資產價格似乎不存在任何「規律性」，

也因此無法預測。證券市場如此，期貨市場與外匯市場亦然；美國市場如此，世界各國較為成熟的市場亦復如此。這一種「不存在規律性」的現象經濟學家將之化約為「市場效率性」，因此彷彿又呈現了某種客觀規律。但是此一現象的普遍存在自然激發更多學者前仆後繼的投入，以期找出尙未被發現的客觀規律。科學主義的深植人心由此可見一斑。

至此我們也應該問：為什麼一定要執著於辨認出客觀規律？西方的科學發展過程顯示，透過客觀規律的發掘與確認，知識得以系統化的累積，因此方便了向下扎根，也利於向上持續拓展。由自然科學而社會科學，這種作法構成了知識蓬勃發展的堅實基礎。一旦摒棄了客觀規律的追求，知識難免成為各說各話，有時可以是黃河之水，有時又如九天笙鶴，無所追尋，亦無從掌握。即以本書為例，若無客觀規律，第四章中本土社會科學的四種台灣觀點將如何歸類？第六章中的「類英國學派」又將如何鋪陳？我也很難想像，若非清楚掌握了社會科學許多學說中的規律性，之瑜兄如何可以在書中自由出入於各種流派與方法之間？

但或許是爲了實踐理念，全書多半的篇幅是主觀論述，甚至不乏對受批判對象的文化想像，橫看成嶺側成峰，卻缺少了客觀論證與更系統性的說明。至於書中文字則恣意揮灑，羚羊挂角。這些可能都是文化批判（或之瑜兄自己）的論文特色，但顯與科學論文的要求大相逕庭。這種論述方式可能宜於宣講，卻未必適合傳授。文化批判論者在全力檢討科學主義的霸權之際，或許也該反躬自省爲什麼不易引起共鳴。而我相信，唯有適當擷取科學主義的優勢，文化批判才有可能形成更清楚有力的「參照系」。

在可見的未來，我相信科學主義仍將是社會科學的核心價值。但是堅持科學主義的研究者若拋棄了歷史文化脈絡，也不正視外在更真實的環境，就難免自限於狹小封閉的房間。有此體認，本書的價值就清楚浮現：它爲科學主義者打開了

一扇窗口，吹入一絲涼風，提醒我們未來在學術的追求上必須更敬謹從事，避免不加細查的套用模式，避免將自己的觀點強加於人，也要避免粗暴的堅持普遍法則。科學主義者只要能「謙卑執政」，坦然面對文化批判，隨時反思自己在建構知識時的角色與地位，那麼科學主義的包容性與可修正性將會使我們能夠更全面的觀照整個社會。

謹以此代序。

管中閔

甲申冬月於南港中央研究院